

## 军人任炳

在汝州市军队干休所，退伍老兵任炳说，听到炮弹“呼呼”响，说明炮弹离自己距离远；炮弹“呜呜”叫，距离渐近；当听到炮弹发出“刺刺”尖锐的刺耳声时，说明炮弹逼近了，要脸部朝下，迅速卧倒，马上躲避。任炳凭着机枪手的威力和“千里眼”“顺风耳”的本领，指挥部属躲过一次次次的炮弹轰击，保护了战友的生命。

1927年8月，任炳出生在杨楼刘疙瘩村一个贫穷的农民家庭。自小饱受饥寒交迫生活煎熬的任炳，幼年逃荒要饭，受尽欺凌和压榨。1947年12月，在汝州解放的隆隆炮火声中，年仅20岁的任炳毅然报名参加了中国人民解放军，被编入中原野战军25旅75团3营8连2排5班，投身风起云涌的解放战争，踏上了九死一生的职业军人生涯。先后历任战士、班长、排长、连指导员、营教导员，正团职离休干部。

1948年9月，任炳光荣加入了中国共产党。怀抱一颗共产党人的初心，舍生忘死的任炳先后参加解放汝州及汝州剿匪、郑州战役、淮海战役、渡江战役、华南战役以及解放初期1949~1955年期间的云贵川康等省的追歼国民党残余部队与剿匪战斗，先后转战14个省，徒步行军累计约两万里。无数炮火连天的战斗中，曾多次险被子弹、炮弹击中身亡，摔伤过头部，摔断过手指，被江水浸泡而得的风湿性心脏病以及在云贵高原因瘴气染上的疾病摧残着他健康。

任炳不但是一位百发百中的神枪手，而且还是一位智勇双全的优秀指挥官。经过无数次的实

战历练，他熟练掌握山炮、迫击炮、榴弹炮等炮弹的爆炸性能，可以从呼啸的炮弹声中掌握躲避炮弹的方法。任炳作战勇敢，技术过硬、身先士卒，深得领导和士兵的好评。曾荣立战功一次，荣获模范共产党员奖章一枚，受到师团通报嘉奖、通令嘉奖各一次。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又荣获华南解放纪念章、淮海战役纪念章、渡江战役纪念章、全国解放纪念章、50年以上党龄纪念章、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周年纪念章等共7枚功勋章，1955年在云贵川康剿匪前线因作战成绩卓著，被授予上尉军衔。同年8月，任炳被上级选派到北京公安干部学校学习深造三年。学业期满后分配济南公安总队工作，终生军籍。1986年7月经济南公安总队批准离休，回汝州军队干休所休养。

1947年12月，任炳报名参军。1个月后，任炳所在的连队被提升成县大队。期间任炳所在部队为剿匪和做地方工作曾驻扎过冶墙、县城西关、尚庄、夏店街等地方，后又到过袁窑、白沙沟、佛爷怀、风穴寺、朱沟等多地剿匪。1948年3月，部队奉命从尚庄调到骑岭范集执行剿匪任务。部队驻防范集大约一星期左右，土匪头子姚保安、刘殿宽、毛万年、刘金岳等纠集了400余人，把我军在范集驻扎的两个连和一个营部包围起来，企图剿灭我军。当时战地东北和西部都是丘陵高地，土匪在那里开枪能打到范集街。有一天，身为班长的任炳在查岗换哨时，遭到敌方的猛烈射击，有多发子弹从不同方向向他打来，身旁的一棵柳树被打得枝叶四散，任炳机警躲过一劫。在此驻扎期间有天早晨，部队在范集南寨墙上操练时，敌人的排子枪对着部队扫射过来，两名战友中弹倒地。当时任炳紧挨着这两名战友，情况十分危险，任炳和战友不顾个人安危迅速抢救这两名战友。我军加强东寨墙和东寨门的防守，敌人没有停止向寨墙上攻击。此时任炳在寨墙上防守，遭遇敌方机枪射击，子弹呼啸着从头顶擦过，又一次险些中弹牺牲。

激烈的战斗中双方开枪对射，气氛紧张。在这

紧急关头炮连及时赶来援助，在大炮的掩护下，任炳跟部队打开东寨门向敌人发起冲锋。冲出寨门50多米，同行的一名叫水娃的战友被敌人子弹打中头部当场牺牲，这更加激起了任炳的愤恨。在冲锋号的鼓舞下，任炳奋勇当先，和战士们英勇无比地向敌人冲去，乘胜追击，经过激烈的战斗，歼灭了土匪30多人。

1948年农历二月的一天，任炳所在的部队接到命令后从范集出发，翻越马庙东西两座山坡，对朱沟的刘殿宽股匪进行迂回包围。在朱沟村的一个窑洞内，将匪首刘殿宽活捉，下午由警卫排把他押解到县城交给有关部门。当年农历二月十八在县城北大操场召开公审大会，刘殿宽被枪决。

1949年初的郑县土匪活动十分猖獗，民间流传有句顺口溜：有钱的怕绑，有粮的怕抢，走路的怕劫。郑县老百姓每天都在提心吊胆中生活。1949年5月，接上级命令，我43师128团派任炳所在的连到郑县保护民众麦收。当时任炳在3营8连，是2排5班班长，刚过临汝县境到郑县就遭遇到土匪袭击。任炳领命后，带班上10余战友，将躲在麦地里的土匪团团包围并生擒活拿。收缴土匪长短枪50余支，俘虏土匪78人。剿匪后8连驻扎郑县，保护和帮助当地老百姓麦收，深得郑县老百姓爱戴。

1949年到1955年，为巩固我党的新建政权，任炳所在的43师转战云贵川康与残留的国民党部队及地方的反动势力、土匪展开了长达6年的剿匪战斗。

1949年5月中旬的一天，为彻底打破敌人的计划，牵制白崇禧部队兵力部署，任炳所在的第二野战军第四兵团十五军作为右路军由江西进军广东。部队接到命令，急行军连夜前进，第二天到达赣江边。我43师师长张现阳亲自指挥部队上船，由于加快了上船速度，部队中午12点前全部渡到东岸。上岸后，部队继续前进，当晚11点左右部队行进到山区，因地形不熟，任炳扛着机枪不慎掉进五

尺多深的沟里，疼得不会说话，战士们下去把他搀上来。

那时候部队的教育是枪是第一生命，人是第二生命，任炳爱护枪支就像爱护自己的眼睛一样。他忍着疼痛，抱着机枪不让机枪摔坏，咬着牙拼命坚持着和部队前进。一会儿只觉得腰部部位闷疼，右手小指骨折，左眉也被二十斤重的机枪砸碎，这些痛苦任炳咬牙死扛，急行军忍巨疼不掉队。

翌日吃过早饭，部队急速前进一个小时到达一个山坡上，准备战斗。不到一个小时情况发生了变化，连队接受了新的战斗任务，离敌阵地大约500米，开始构筑工事向一驻守在山岭上的敌人进攻。当时看不到敌人，心里满不在乎。一不留神，对面山岭上敌人一阵密集枪声朝他们打过来，任炳右边的松树枝被打得不断往下落，靠近他的4班战士张木朵身边被打得尘土飞扬。这时排长命令注意观察敌人，节约子弹，没有命令不准射击。因为任炳平时爱钻研、训练刻苦，掌握了各种机枪的结构性能和使用要领，他仔细观察目标，看到山沟里有十几个敌人露了出来，他瞄准敌人狠狠打了三个连发射击，苏式转盘机枪一个转盘30多发子弹打完了，山沟里的敌人被打趴下好几个。这时五六名同志激动地高喊着：“打中了，打倒了，打得准，打得好！”

战后听说敌人一个多军的兵力对我一个师已形成包围态势，因兵力悬殊太大，才采取急速撤退的措施。这次战斗，任炳作为机枪射手因为作战勇敢、杀敌有功，受到团里通报嘉奖。不久，任炳又被提升为副排长。

此次征战，对我军进军海南岛和西南各省缩短了战争时间，加速全国的解放，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1955年5月初，时任一连指导员的任炳参加歼灭首恶分子安巴呓的战斗。敌人用构筑的工事向我方射击，二连同志们勇猛杀敌，向敌阵地冲去，因目标明显没有一点隐蔽，所以二连很快就有六

七名同志伤亡。这时安巴呓率领一股土匪，在自己的宅院里，用围墙和炮楼作掩护向我方射击。在急攻不下的情况下，任炳组织一连六〇炮班和副班长张金明架好炮，连着发射十几发炮弹，有三发击中敌人房顶爆炸，炮弹的爆炸威力巨大，安巴呓匪徒乱作一团。任炳带着一名通信员奔赴二连前沿，当时听到二连一名战士大声喊着：“大胖猪（安巴呓很胖）跑了！”突然，两发子弹连续从任炳头部扫眉而过，将跟前石块击得粉碎，溅了一身石屑，又一次险被击中身亡。任炳拔出手枪向敌方连续射击，安巴呓带伤跑到树林里，二连战士追到跟前，安巴呓还用六轮手枪连续射击，两发子弹打到战士冲锋枪的弹夹上，火星直冒，这名战士不顾个人安危，迅猛打了十几发子弹，将安巴呓就地击毙。

一朝入伍，军魂入骨。回故乡休养的任炳始终保持军人的操守、情怀、风骨、精神和斗志，不减英雄本色。走出军营，在第二战场上经常看到任炳忙碌奉献的身影。参加地方老年大学学习，投身党员先进性教育活动；带头学习和宣讲“八荣八耻”“八项规定”；出入学校、机关、企业做报告，宣传党和军队的光荣传统，倡导公民树立良好的人生观、价值观；进入军营慰问新时代“有灵魂、有血性、有本事、有品德”的“四有”革命军人；关注民兵队伍建设，树立“好战必亡，忘战必危”意识，为强化国防教育奔忙；热心慈善、奉献公益，捐助资助贫困学生，为地震灾区、抗击非典和新冠疫情捐物捐款……老军人壮志不已，在地方依然挺起军人的脊梁，想国家之所想，急人民之所急，奉献不止。他多次被评为汝州市先进工作者、优秀党员和模范离休干部。莫道桑榆晚，为霞尚满天。任炳以一名老军人、老干部、老党员员的赤胆忠心，诠释着初心担当。

选自《汝州市老区革命故事》  
作者：彭忠彦  
供稿：汝州市老区建设促进会



## 俯瞰紫云湖

张科举 摄

## 温存的凉粉

李晓伟

我一直固执地认为，炒凉粉、擀面皮、炸鸡排等，都是属于女性的食物。试想，一个五大三粗、胡子拉碴的大老爷们坐在逼仄的凉粉摊前，簸箕大的双手捧着一个精致秀气的小碗去吃凉粉或米皮，是不是有点滑稽。

不过，对于儿时的我们来说，有些味道再熟悉不过了，比如凉粉。

记得小时候，每到夏天，勤劳能干的母亲总会隔三岔五做上一顿凉粉来犒劳家人。母亲是用红薯粉淀粉做的凉粉。做凉粉时，先将淀粉加入适量的水，熬好后装在大脸盆中，冷却后就凝结成一块，颜色也变成墨绿色了。这时，一大盆的凉粉就可以供分而食之、大快朵颐了。

有时为了让凉粉尽快凝结，母亲会把装凉粉的盆浸在井拔凉水里，这样吃起来更爽口。凉粉像豆腐一样软，但比豆腐有韧性，有弹性，不容易散碎。等到凉粉凝结后，母亲就会用刀划成大块，放在凉水中冰镇着，吃时将一块块凉粉捞起来，在手中用刀横切几刀，竖切几刀切成均匀的小块，然后装在碗里，浇上一勺蒜汁，浇上一小勺香醋，再撒上一撮芫荽碎即可。这碗凉粉筋道弹牙，绵滑香浓，绿白相间、红绿相衬，油亮汤爽，煞是吸引人。不喜佐料的，直接白吃也可以。

那凉粉吃进嘴里，入口就化掉了，咽到肚子里，冰冰凉凉地。尤其是在酷暑难耐的夏天，吃一碗这样的凉粉，别提有多爽。吃时咻溜咻溜，稀里哗啦，正因为如此，吃凉粉才叫喝凉粉。不一会儿，满满一碗清爽酸辣凉粉下了肚。咻摸着舌齿间的留香，递过碗来喊道，再来一碗。

这是儿时的味道。那时候，每到夏天，街上就会有凉粉摊出现，等待着喜欢它的人出现。如今，这种摊位已被岁月侵蚀得无影无踪了。旧时的味道不一定最好，但一定是此生最深刻的记忆，并且对一个人的口味有着决定性意义。每个人对食物的认可和定义往往

来自最初尝试的味道，这种感觉会贯穿一个人的一生。这样的食物不一定珍稀、昂贵，但伴随它的那段记忆一定是唯一的。

因为，味道的后面是记忆，记忆的后面，则是绵绵若若的我们和生活。

当然，也有炒凉粉，但被众多小城人喜爱。

应该说，炒凉粉是小城的传统名吃，即便是如今，一些街巷里仍有炒凉粉的摊子。炒凉粉的摊位上，都有一口直径半米多的平底大铁锅，端坐在和锅底一样大的炉口上，半个炉口里是欢快窜起的火苗子，半个炉口则被黑煤块掩盖起来。大锅里堆着半锅切成块儿的、颤巍巍的凉粉，有客人要吃时，摊主会麻利地用铁铲从凉粉堆里扒拉出准确的分量，划拉到被火苗舔着的这半边铁锅里，然后“吡啦”一声浇上油、面酱、葱、蒜等，乒乒乓乓一通爆炒，确保每块凉粉都沾上了佐料后，从旁边抄起一个小黑碗，“啪”地扣到翻炒好的凉粉上，稍稍，就可起锅啦。这时候，面酱和着葱蒜的焦香就腾然响起，站在锅边等待的食客嘴里就开始分泌唾液。

值得一提的是，吃炒凉粉时用的这种小黑碗，纯属本地土陶，基本上不为其他吃食所用，因为这种碗又浅又薄，像极了古代绿林好汉大口喝酒用的那种碗。如今，这种小碗已不见了踪迹，颇为让人怀念。

有经验的老食客在等待的时候，会交代摊主：“炒焦点儿。”意思是炒得老一点。摊主会意，会多焖一会，凉粉起锅时就会有一层金黄的焦锅巴附在锅底，融合了各种作料香味的焦锅巴还带着凉粉的爽滑，入口有软有硬，浓香扑鼻。炒凉粉时，摊主从来不用锅盖，都是用一个小小的盘子扣在爆炒的凉粉上，凉粉炒熟，就拿这个盘子盛了凉粉端给顾客。特别是在冬天，用这种经过加温的盘子盛了凉粉，吃到最后也是热的。这种食物带来的温暖，竟让人感觉到些许的女性温存来。

炒凉粉的主料是本地产的红薯凉粉，那墨绿灰黑的颜色毫不起眼，但是它独特的柔韧适度，既禁得住多次翻炒，又能入口即化，配料则是自己晒的面酱，再加之葱、蒜、辣椒面等等。如果用绿豆凉粉去炒，易碎不说，也不筋道，虽然较红薯凉粉档次，但并不为小城人喜爱。

如今，这样的平底大锅，已被精明的小贩们改进为方形的铁皮平底锅。这口锅有一尺宽、二尺长，三面围挡，只有面向摊主的这一面是敞开的。这样的改进，基本上那个是改进了的铁板烧，既方便了摊主操作，也显得格外卫生。

这一改进，让人不得不佩服摊主的与时俱进和匠心独具。

当然，炒凉粉也可以在家里做。如今凉粉在超市里有售，只需买回家加工即可。只是在快节奏生活的今天，很多人不会，也懒得费事去做了。

其实很简单。在家做炒凉粉，就可根据自己的喜好随意增加内容，比如像炒河粉那样加入肉末、豆芽等。炒时先在锅中把食用油煎热，再把事先切好的肉末在锅中炒，直到有一股酥香飘出，然后把蒜末和小姜块放入锅中翻炒，等到散发出香味，再把豆芽、辣椒和凉粉块在锅中炒拌至熟，最后放入盐、味精等调味品搅拌均匀就可以了。

这种炒凉粉，纯属个人改进版，可能不大被众人接受，试想，如果这种做法能受众人待见，恐怕早就被精明的小贩们窃而学之、学而习之，摆上街头应客人了。

凉粉终究带着一种食物的温存，尽管如今仍有男士不大优雅地坐在炒凉粉摊上狼吞虎咽，但据观察，经常吃炒凉粉的，仍以细嚼慢咽、秀口品尝的女性为多。

这种现象，并不妨碍凉粉的美味，因为这种美食留住了回忆，在味蕾上让我们回味着美好的生活。

## 棟椽寺的能媳妇

汝州市寄料镇有个棟椽寺，从前叫钱村。钱村有个钱员外，有五顷多地，三个儿子，老大和老二娶了亲。由于儿子们都存分家之心，争着往自己手里捞些己，这样一来开销总是大于收入，没几年就把地外当两项。

钱员外也上了年岁，决心要选个能干的三媳重整家业。选来选去选中了西村的一个姑娘。这闺女十六岁，早年丧母，从小就跟木匠父亲过日子。姑娘能说会道，才貌双全。

钱员外为了考验这闺女的才能，整整想了三个月，才想出一个考验办法。钱员外出面请闺女的父亲做木活，父亲早上起来要出门时，女儿拦住问：“爹爹，在人家钱村论起做木匠活，有的比你强，有的不如你，从前咱两家也没有交往过，他为啥要请你哩？”爹爹一想，闺女说的也对，就问他闺女说：“那你伙他为啥要请我？”闺女说：“不管他为啥叫你做活，木匠家伙你别带全，无论让你做啥你都先答应住，你要不知道回来我给你说。”爹爹也是老实人，满口答应。

到了钱家，钱员外拿出水烟袋，一袋一袋地吸烟，一直到饭时也不说做啥活。早饭后又是一袋一袋地吸烟，吸了半天烟，钱员外说：“我要你给我做两件东西，一件是有底无盖，一件是有盖无底。”木匠满口答应，在木匠家伙堆里一扒说：“忘了带锯，我还得回家去取。”钱员外明知是咋回事，心里想：你还是回去向你闺女请教的。不过并未说破：“那你请回家取锯吧。”

他回到家向女儿一说，闺女说：“有底无盖是水桶，有盖无盖是锅排。这你都不知道？”爹爹忙说：“对对，就是这。”

当他拿着锯来到钱员外家时已经中午了。钱员外好茶好饭相待，吃完饭钱员外说：“本来我想做这两件东西，现在我不想做这两件东西了，我想叫你给我做一件有腿没有手，有面没有口的东西。”

木匠又往家伙堆里一扒拉说：“还欠一个刨子没拿来。”钱员外说：“没刨子你还回家取。”

回家后他又向女儿如此这般一说，女儿说：“那不是让你做方桌吗？”爹爹说：“不错，不错，就是这。”

木匠又回到钱员外家。钱员外又说：“这一样东西我也不做了，我想做一件兄弟二人一般齐，鸡子一叫两分离，只有冷风吹满面，没有来人送寒衣。”木匠又往家伙堆里一扒拉说：“还欠一样凿子。”钱员外说：“欠凿子你还不回家取。”

回到家他又向女儿说，女儿说：“那不是要你给他做双扇门吗？”爹爹说：“就是，就是。”

钱员外让他把双扇门做好后，就正式托媒求婚。这样的亲事一提就成，从前结婚早，说成后就行聘娶亲。结婚后，钱老员外就要把家业托付给她，大嫂二嫂都不服气，说：“俺们就来家第十几年了，孩子都这般大了，不让俺当家让这毛妮子当家？”钱员外说：“既然你们都不服气，我看是这样吧！我要做一件大衫子，一条汗巾，一个襦袂，只有三丈布料，老大你能做不能？”大嫂说：“要我做得另加布料。”钱员外又问二媳妇：“你能做吗？”二媳妇说：“不加布料我是不能做。”钱员外又问三媳妇：“老三，你能做不能？”三媳妇说：“我能做。”钱员外就把三丈布交与三媳。

本来三丈布只够做一件大衫，那汗巾和襦袂怎么做呢？三媳把大衫的内衣做成活的，装上活扣，拉开可以作汗巾擦脸，扣上是内衣，又在一边的袖口里接了一个襦袂，抬手可以搭在肩上。两个媳妇见了说：“要知道这俺也会做。”

不管媳妇不服气，三媳妇已开始当家立事。转眼已准备过年了，大嫂正在灶房切菜，看见邻居的一只大花猫吃案板上的肉，大嫂举刀一下子把猫头砍了下来。这家邻居是当地有名的恶霸，没事还要找事，何况把人家

的猫砍死了？一定要让包赔一千两银子不可。一家人都是抱头痛哭。三媳说：“哭有啥用，咱得想想办法，看看他借过咱啥没有。”人家比咱富，咱有的人家也有，人家会问咱借啥？过了一会，大嫂说：“一月前他问咱借过一把趁锅刀，到现在也没还咱，他说咱啥丢了。”三媳说：“都别哭了，这事妥了。大哥你去进城割点肉，二哥你去把咱村上那些能说会道，能言善辩，有牙有口的人都请来。”

晚上钱员外家摆了一桌丰盛的酒席，把村上的能人都请来了，也把这家恶邻请来了。喝了一会儿酒，三媳说：“从前咱两家也没别过劲，那就啥也不说了，既然愿赌输了，那大小事也该清楚些。俺把俺的猫砍死了，愿意赔您一千两银子，我说一件很不算事的小事，有你就说有，没有也就算了。一月前你可借过俺一把趁锅刀，到底有没这回事？”恶霸邻居说，你赔我一千两银子，我能买多少把趁锅刀？满口答应。三媳接住说：“俺那把趁锅刀可不是普通的趁锅刀，每天俺都用这刀挖三两三金子，你借去一月有余，按一月算也得赔俺九十两金子，况且，你把俺的刀也丢了，这要误俺多少金子？”别人都说：“那就赔吧。先赔这一月，以后数日头，一天赔人家三两三金子。”气得恶霸张大嘴没话说，最后自己请了却此事。

钱员外向两个儿媳说：“看你服气不服气，要不是人家老三，咱这家务不就完了吗？”

快麦收了，再有十天麦子就上足了，三媳说：“既然叫我当家都听我的话，咱得提前把麦都割了。”外人都说：“再过十天麦子就上足了，现在却让割麦，这一家真是该破了。”再说说钱员外家把麦子割完，垛在场里用绳子捆好，天色忽变，一场冷子下来，把没收的麦子都砸成了光棒子。钱员外向三媳：“儿啊！你咋知道要下冷子？”三媳说：“你没见那虫（蜥蜴）都戴着一顶大雨淋帽，这就是下冷子的迹象。”

没过几天，三媳说：“爹爹，请把咱房上的瓦都揭下来，用泥糊住。”钱员外也怪话连篇，真的请人把房上的瓦都揭下来，用泥糊住。别人又都议论开了：“上一次割麦割对了，又把瓦揭了，这不是胡闹吗？”在一片议论声中一场更大的冷子下来了，别人房上的瓦都被砸成碎片了。

这一年又逢庙会，钱员外一家请了一台戏。三媳说：“今天咱一家都去看戏，每人一个元宝，无论大人小孩。”你想想：谁跟钱有仇？一家大小都看戏去了。三媳喊住公公说：“你可别去，在家还有事哩。”等一家人都走后，三媳说：“先把俺婆婆的锁撬开。”钱员外真的把自己老婆的门撬开，把老婆的账目清点一下记到账，然后把两个媳妇的锁也撬开，把体己清点一下也记到账。等赶会的人回来后。三媳把一家人都召集起来说：“现在家里手头紧，地外当二顷多也没钱回，谁有体己都拿出来先用，一年还清。”婆婆和媳妇都不得不把自己的全部体己拿出来。光这些体己就把外当的地全部收回，还没用完。

种上麦人也闲了，这里准备盖一座寺，准备八年盖成，让钱员外捐钱。钱员外说：“我得回去问俺三媳妇，我已不当家了。”当钱员外向三媳妇时，三媳妇说：“咱去把盖房的椽子钱都捐了，这不压住他们的气了吗？”钱员外向三媳：“那么多的椽子往哪里去找？”三媳说：“咱把北地的几十亩地都育上椽子，八年还怕长不成椽木椽子。”这样一来，这座寺院的椽子都是钱家所捐。因为都是棟椽木椽子，就取名为棟椽寺，因为棟椽寺在钱庄，钱庄也就随寺而叫，改名用棟椽寺了。

来源《汝州民间故事》

